

乡土中国

和 顺

和顺乡是腾冲古城近郊的一个小村庄。这个小村庄，通过一条古驿道，联系着一个大世界。

文 蒋高宸 摄影 李玉祥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K921.4/2

乡土中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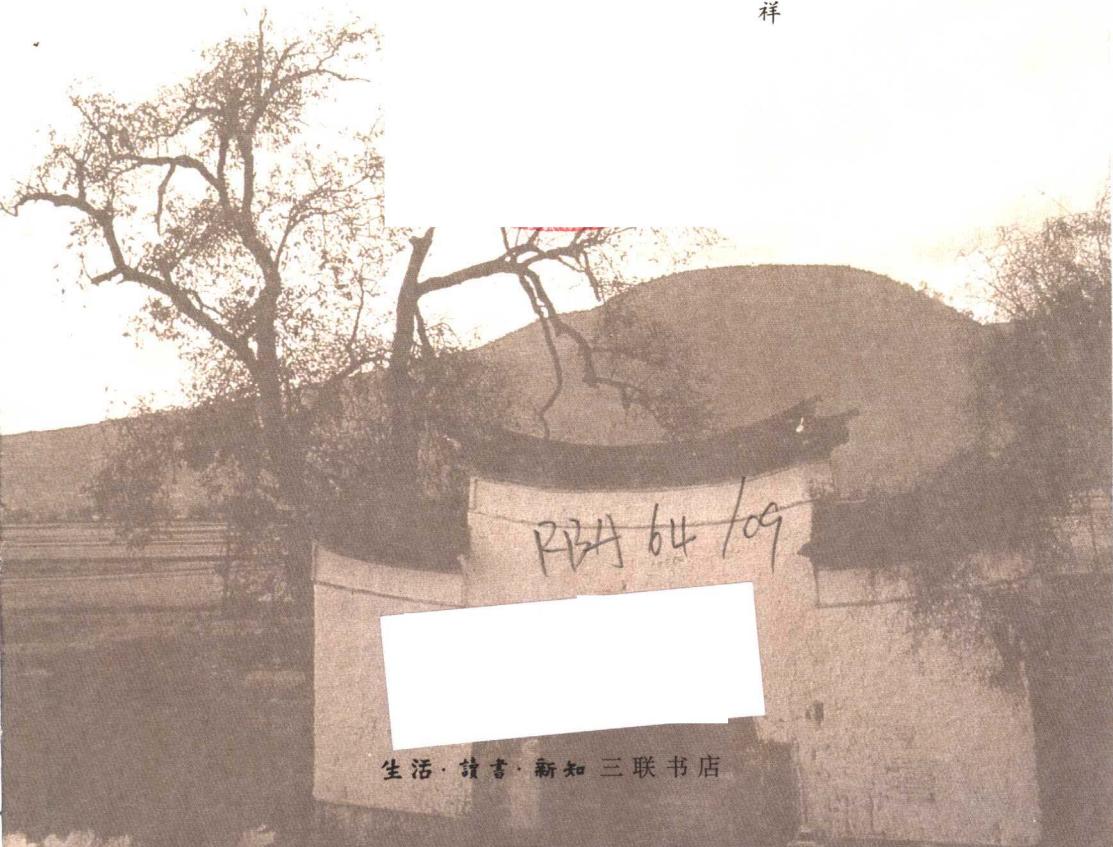
和 顺

文

蒋高宸

摄影

李玉祥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和顺 / 蒋高宸文, 李玉祥摄影. -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2003. 12

(乡土中国)

ISBN 7-108-01892-6

I. 和… II. ①蒋… ②李… III. 乡镇—概况—腾
冲县 IV. K927.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44457 号

乡土中国 和 顺

蒋高宸 文 李玉祥 摄影

责任编辑 杜 非

装帧设计 陆 泉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地大彩印厂

版 次 2003年12月北京第1版

2003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635×965 毫米 1/16 印张 10

印 数 00,001—10,000 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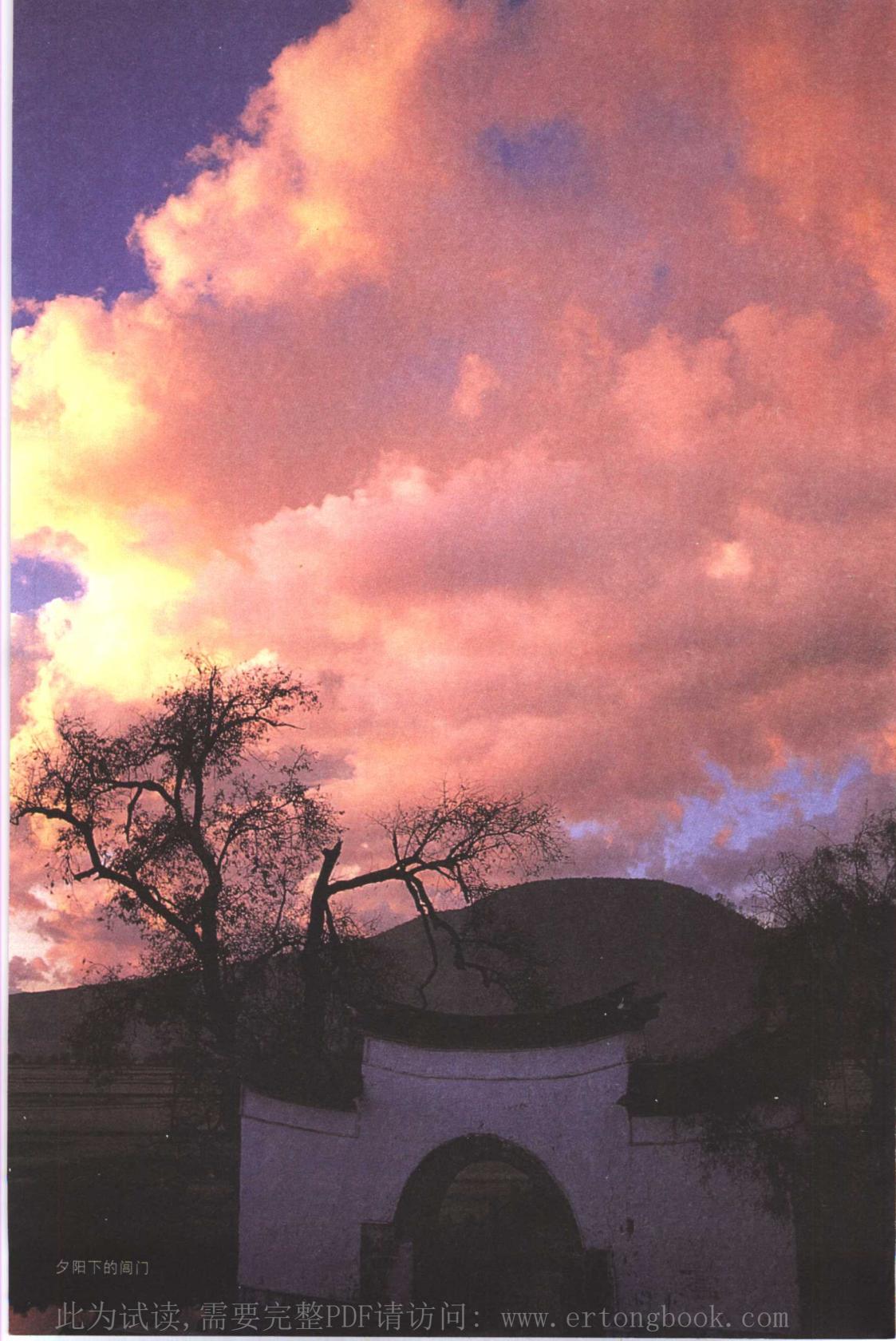
定 价 28.00 元

编
者
序
语

几千年的农业文明，
蕴育出乡土中国的过去和现在。
乡者，故乡也，
土者，民间也。
吾乡吾土，是故土，是老家。

数字化的今天，
世界风云变幻。
现代都市人于历史留下的印痕已无可言说。
老村、古镇、旧宅、败祠、发黄的族谱，
或可引发人们对乡土中国的思索。

本系列旨在介绍中国民间传统的地域文化。
以图文随记的形式，
向大众传播中华本土文化之精髓，
复苏久远的历史场景。
为探究历史传承、反思文化变迁的人们，
开辟一片传统文化的博物馆，
乡土社会的史书库。
亦借此呼吁：
保护我们的民间文化！
珍视我们的历史！



夕阳下的闸门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走进和顺：遥远边地上的人文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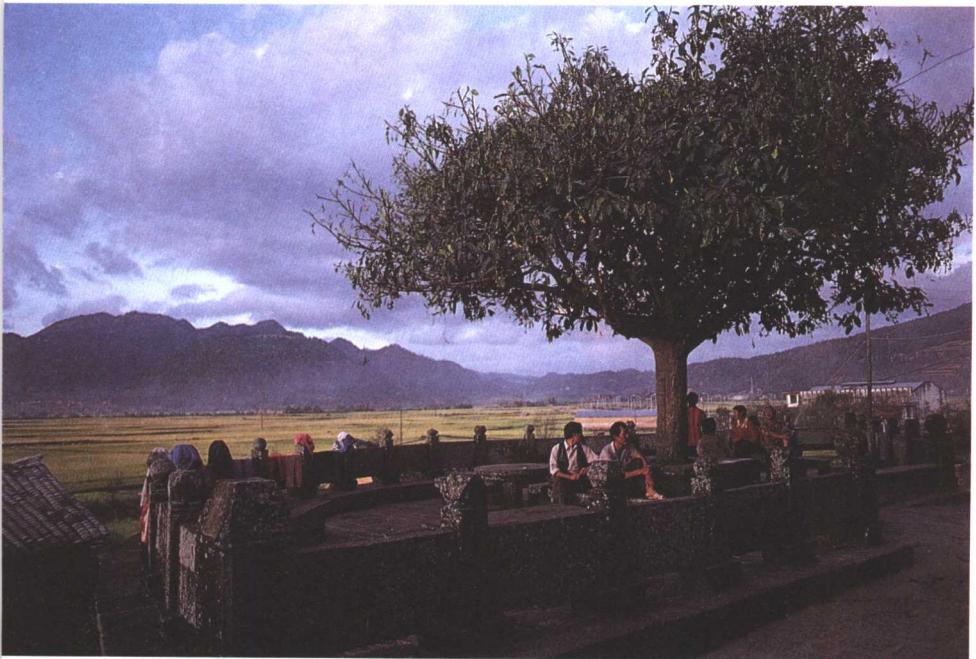
在西方文明的排山倒海冲击之前，中国原是一个和谐而安静的人文世界。有高明的人生理趣，有深刻的生命情操，也有弥漫的尘世乐趣。虽也有一治一乱的循环与反复扰攘的战争，然而却动摇不了中国人文世界内在的和谐性……

——汤因比《历史研究》

美国著名的城市理论家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说过这样一段话：

当研究到当今这个时代，我们就会发现，城市社会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分岔路口。这时，如果对历史有了深刻的理解，对那些至今依然控制着人类的古老决定有了高度的自知，我们就有能力正视如今人类面临的迫切抉择；这一抉择无论如何终将改造人类，即是说，人类或者全力以赴发展自己最丰富的人性，或者俯首听命，任凭被人类自己发动起来的各种自动化力量支配，最后沦落到丧失人性的地步……*

* 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



月台 在每一巷口交汇处都设有半圆或扇形的月台，中有果树，四周是石栏板，它是村民活动的公共空间。

这段话向我们发出了一个忠告：我们的城市不能让“被人类自己发动起来的各种自动化力量”埋葬，“沦落到丧失人性的地步”。要实现这样的目标，作为理论工作者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掠过历史的天际线去考察那些依稀可辨的踪迹，去了解比城市更远古的结构和更原始的功能”，以求“对那些至今依然控制着人类的古老决定”能有高度的自知，增强我们“正视如今人类面临的迫切抉择”的能力。若如此，和顺是一个可供考察的典型例子。

和顺位于云南腾冲古城南，距城约4公里，是明代中原汉族移民为国戍边，怀着故乡家园之梦，在遥远的原始少数民族聚居的边地上，历经世世代代的辛劳，创造的一个梦的家园。



编织竹篮的老妇

走进和顺，或许你看不到金碧辉煌的伟大建筑，也没有山墙藻井的精湛艺术，然而，它的诱惑多不在这些方面，而在于包含在古老结构中的那些既原始又鲜活的历史伟力。

丘吉尔说过这样一句名言：“人们塑造了环境，环境反过来塑造了人们。”这句话，在和顺乡可以找到肯定的答案。

一个外来人，只要走进和顺乡一次，便常常会想起什么叫“高明的人生理趣”、“深刻的生命情操”和“弥漫的尘世乐趣”。由此，可以说，和顺乡不是别的什么，是一个和谐而安静的人文世界。

在和顺乡，无须你专门打听，在街头巷尾，只要倾听，便会听到村民们娓娓讲述和顺乡人的过去、现在、男人、女人……不同版本的故事，再联系到你的目光所及的那些人性化的建筑物和制度化的村落空间结构，以及更为有意义的在漫长岁月中逐渐形成起来的、人与自然环境和谐运行的机制，我们似乎领悟到了在书本中不可能领悟到的人居环境建设中的中华精神。这种精神将引导我们把过去的时代、当今的时代以及未来的时代联系起来，作为一个历史的整体来把握，从而获得面向新世纪的合理的发展观念。

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自1982年立法以来受到了广泛的重视，现在，是把历史文化名村的保护提到重要日程上来的时候了。

众所周知，在云南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中，作为文化本体的村落，或是作为文化载体的村落，无疑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具有典型代表性的各民族优秀传统村落，它们和历史文化名城、名镇一样，是云南不可多得的、宝贵的历史文化明珠。

各民族优秀的传统村落，在云南省保存数量之多、分布地域之广，以及景观特色的鲜明和形态类型的多样，在国内堪称首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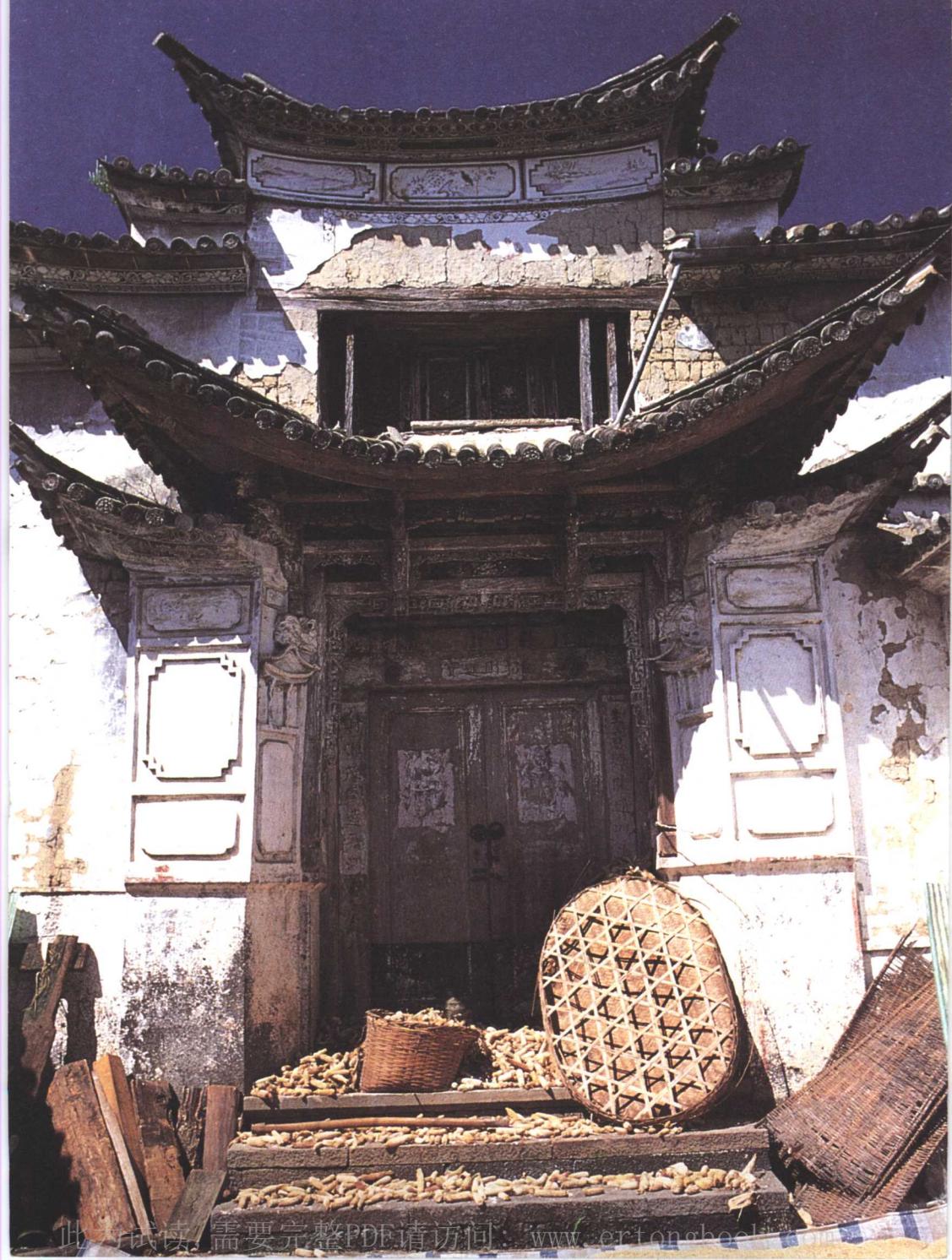
然而，由于岁月的流逝，修缮的不力，保护意识的淡薄，各民



民居内景

族优秀传统村落的环境与风貌正逐渐失去其历史的风采，不少具有历史文物价值的古建筑、民居、桥梁，塔幢等因年久失修急剧消失。由于经济的发展、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生活方式的变化，各种粗劣的新式建筑物日渐在村落中出现，极大地破坏了村落原本优美的传统结构和历史风貌，大量著名的优秀传统村落已显得满目疮痍，亟待抢救性的保护。

笔者认为像云南这样多民族聚居的省份，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在古代，城市的发育是不充分的，不仅数量少，分布不平衡，而且大多数城市均为“流官”统治的中心，其文化形态无不以汉文化为其张扬的主题，而各少数民族文化大多积淀在村落这一层次上。从这个意义上讲，保护各民族优秀的传统村落，比起保护某些历史



性城市来说更有其特殊的重要性。

要实施对各民族优秀传统村落的有效保护，其要害在于求得保护与发展的平衡。各民族优秀传统村落形成的背景是较为落后的传统农业，时至今日其多方面所表现出来的“老化”现象是十分明显的，不解决“老化”的问题，忽视经济发展和各民族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需要，为保护而保护，或者以牺牲传统文化遗产为代价去换取所谓发展都是片面的。

从众多民族优秀传统村落中遴选出最完美最具典型代表性的佼佼者，作为历史文化名村进行重点保护是笔者多年的呼吁。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我们的祖先们既然有能力创造了和顺乡这颗历史文化明珠，作为子孙的我们也一定有能力保护好这颗历史文化明珠。不以牺牲历史文化遗产为代价去换取所谓的“发展”，这应该成为今日和顺乡人的一致心愿。

二〇〇二年春于昆明

一、留住古道的记忆

渡泸水：肠断金沙万里楼

越兰津：一跨能穷天外天

走夷方：山重水复路迢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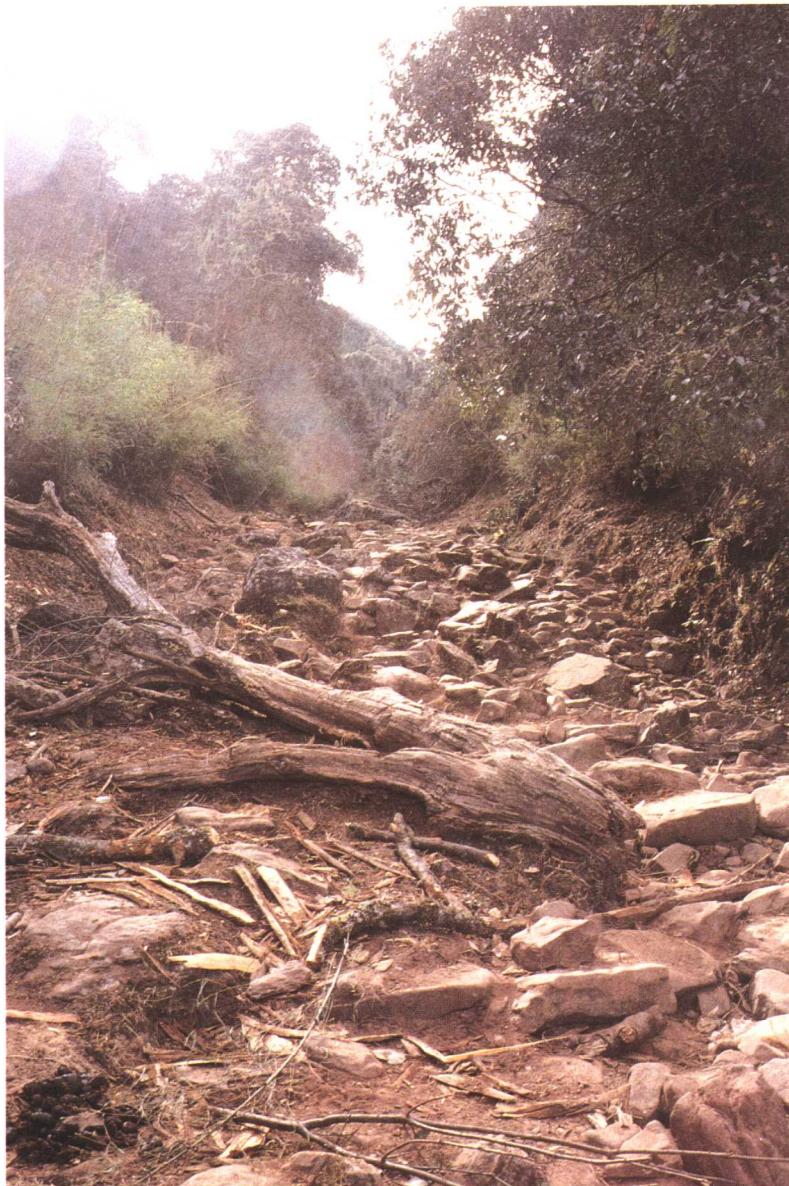


和顺乡是腾冲古城近郊的一个小村庄。这个小村庄，通过一条古驿道，联系着一个大世界。这条古驿道即史家所称的“蜀身毒道”。本书的讲述即从这一条古驿道开始。

据《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公元前122年，使臣张骞由西域回到长安，向汉武帝报告说，他在大夏(今阿富汗境内)看见市场上有蜀布和筇竹杖卖。询问当地人后得知，此两物是从身毒(今印度境内)贩运到大夏的。张骞由此推测在身毒有蜀和“西南夷”的产物，那么，在蜀和身毒之间一定有一条商道，于是他向汉武帝建议，派人

和顺乡远眺





茶马古道

前去探察这条商道。汉武帝采纳了张骞的建议，派了使者四路出发，但在中途均遭当地土著人的阻劫，终莫能通。虽然这样，这条从今四川经云南西部，到缅甸、印度的古道，正如张骞推测的那样，实际上是有存在的。

这条古道，是商队的马帮踩踏出来的，如今，马帮已如历史的烟云，只有留在古道石板上的深深的马蹄印痕，成了永久的纪念。

一条古道的开发，就是人类一次伟大的文化创造。蜀身毒道云南段，正好横跨横断山脉的纵谷地区，翻高山越大江艰险异常。但是终未能阻止住人类前进的脚步。相反地却激发了人类的创造性智慧。越过历史的天际线，让我们去寻觅我们的先民们在战胜古道三大天险中所留下的历史记忆。这些历史记忆莫不是创造性智慧的结晶。

渡泸水：肠断金沙万里楼

蜀身毒古道自成都出发，过大渡河，沿安宁河南下，经会川(今四川会理)到姜驿(古称河子镇)，由此进入云南地界。从姜驿行七十里至泸水(金沙江的古称)，然后“乘皮船渡泸水”。渡口就在今云南元谋县江边乡的龙街村，当地人称其为龙街渡口。唐代的樊绰认为，当年蜀相诸葛亮远征南中时，便是由该渡口渡过金沙江的。

过了龙街渡口，经弄栋(今姚安)、南华、祥云、弥渡而至大理。由成都至洱海地区的这段路又称姚嶲道或清溪路，是两汉以来入云南的重要通道。

明代学者刘文征在其所著的《滇志·建昌路考》中对龙街渡口和从渡口到姜驿这段道路的情况曾作过这样的描述：“……(渡口)江水驶奔，挽舟里许，乃横舟乱流而济。江北无居民，惟南岸有巡检





澜沧江

司，傍而居者百余家，多好浮屠。……渡金沙江北五亭达姜驿。初行谷中，沿溪而上，十里升火焰山。其高三十里，峰回路转，陡绝之处翼以木栈。至山巅三里许，即姜驿。”至今巡检司衙门遗址和残长 20 余米的古栈道犹在，在姜驿尚存重修栈道功德碑一阙。这些，均是宝贵的历史佐证。

古代的中原人，对云南知之甚少，他们受汉文化中心的影响，视云南为“不毛之地，疫疠之乡”。在地理上把泸水视为“文明”与“不毛”、“安乐”与“疫疠”的分界线。诸葛亮就在《前出师表》中